

商洛寻踪(组诗)

党剑

红陶人头壶

洛南
是一处文明的摇篮
凝望
一束文明的追光
来自六千年前

洛河源头
红陶人头壶静静守望
经受了困难与考验
生命的孕育
渴望与膜拜

灵口镇焦村的村民
使地层之下的眼睛
重见天日
秦岭起伏，一草一木
洛水奔腾，不知疲惫

在这片土地上
朝代更迭，周而复始
百姓繁衍，生生不息
这世间一切如故
而红陶人头壶的目光
仿佛从未停止凝望……

元扈山造字

其实
你本是一座普通的山
依偎于洛河之滨
没有伟岸雄奇
也不见草长莺飞

只因“仓颉造书于此”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你这座平凡的山峰
就成为一座圣山
千百年傲视沧桑

凝望之中
每个汉字都有鲜活的生命
史官仓颉
观鸟兽足迹
察星空天河

红陶人头壶在看，在听
在见证元扈山
下粟如雨，鬼哭魂嚎
告别蒙昧岁月
走向文明之路

朝圣棣棠花

一座古朴的山中小镇
曾经“北通秦晋，南连吴楚”
当我徜徉宋金街上
宋人的精致内敛，金人的粗犷豪迈
续写一朵棣棠花的前世今生

青砖黛瓦
飞檐屋脊
秦风与楚韵
孕育过商州唯一的举人韩玄子
棣棠镇昔日的荣耀

苦心孤诣或者春风拂面
滋养平凹先生如椽大笔
挥洒自如，写出了《古炉》《鸡娃窝人家》
《秦腔》……

青石板铺成的台阶
引领我朝圣一朵棣棠花

棣棠古镇的点点滴滴
过目难忘，我想象先生
当年走出小院的步子
当是慢而淡定，慢而坚定的吧
慢得就像是一朵棣棠花不败的奇迹……

塔云山的雾(外一首)

陈瀚乙

面对山，它想抱一会儿
面对天空，它想私下红一片
面对膜拜，它要庄重一点

佛在雾中，我在雾中
有些雾好像与时俱进了
我依然虔诚

九龙鼎

九条龙。起始是山
九眼井。起始是泉水
一鼎天门开
天蓝有足迹
炊烟鸟还恋

种菜

贾书章

脸坦然，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他自己把啥都想开了，人生无所谓高低贵贱，平平淡淡也是一种幸福。

老刘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和他一起退休的人单位要留下一个返聘，在领正常退休金之外，每月还能拿和退休金差不多的补贴。老刘想，自己工作了半辈子，单位好事从来没轮到过他。退休了打打球，锻炼身体，偶尔和朋友喝个小酒，日子平平静静的，挺好。

一日，老刘和朋友来到市郊一个村子，一片田地里有一群衣着鲜艳的人叽叽喳喳在忙碌，他们挖地的样子很搞笑，男的直着腰，有一下没一下地把锄头摆下地，只挖了一层地皮。女的将裙子束到半腰里，将脚踩到地边砖头铺就的小路上，挖的地就像狗刨的一样，旁边还围着好多人在拍视频发抖音。老刘看了就直摇头，城里人真是舒服惯了，这哪是在种地哩，就是在作秀嘛。

老刘的朋友就说，这是上河村人把他们的老果树淘汰了，用砖头框成了一片片的小格子，每一块地有五六厘，编了号，一年租金300元，供城里人种菜，体验种菜的乐趣，也能让孩子感受劳动的快乐。

老刘听朋友这么一说，他觉得租地种菜可比待在家里在网上种菜有意思多了，再说村里还免费提供种菜的农具，想想自己退休后反正也没事可干，他俩当场就决定一人租一块地。

于是，在租地种菜的人群中，就有了老

刘和他朋友的身影。两人一有空闲就来到菜地里，种下了小青菜、莴苣菜、脆萝卜，栽下了西红柿、茄子、黄瓜苗等。看着露出土的青菜芽一天天变大，地里一片生机，老刘的心情格外清爽，种菜为老刘平淡而僵硬的生活增色不少。

一个周日，老刘像平时一样来到了菜地，他一边给黄瓜、西红柿苗浇水，一边哼着他上中学时爱唱的《粉红色的回忆》。没想到歌曲引起了菜地那头一个女人的注意，老刘的余光扫了一下女人的面，他空落的心里竟涌起了一丝激动，甚或自得，但他却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低头干自己的活唱自己的歌。

这时，那个女人摆下锄头走了过来。女人非常激动地说，你是老刘吧？老刘感到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

女人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你的高中同学呀，你咋就认不出来了？我有那么老吗？

老刘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女人，一张看似陌生而又多么熟悉的脸。女人虽然年龄大了，但依然风韵犹存，不减年轻时的美丽和开朗。老刘心里禁不住“咯噔”了一下，眼前的女人不但是老刘的老同学，还是他曾经暗恋了多年的梦中情人。

老刘见到他曾经苦苦爱过的女同学，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惶恐。他们互相倾诉着毕业后的经历，提到他高三时多次托同学给她传的信条，老刘脸上泛起了红

晕。但女人说她根本就没收到过他的纸条，老刘想到那个帮他转纸条的女同学，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但老天不负苦心人，能让他们40多年后在这个菜地里相见，他心里什么心结也散开了。两人谈着谈着，不觉已是午后，他们就到附近一个农家乐吃了午餐。春风作伴，回到女人租住的菜地，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原来，女人中学毕业后招工进了电器厂，后嫁给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男人，男人喝了酒就打女人，后来又吸上了，最后死了。她的女儿在外地工作，那里的气候环境女人不适应，就回来一个人居住。看到网上说可以在郊区租地种菜，她就租了块地调剂一下无聊的日子。

老刘听了，眼眶就湿润了。女人的两只手伸出来，老刘的两只手也慢慢地伸了出来，他多想抱一抱女人！但老刘的手却僵硬着，顺手将锄头抱在怀里。女人就说，看看你，都老了还跟学生一样，女人说着就哈哈笑了。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几个月过去了，老刘奔波几次办完了退休手续，心里想着这下自己也该歇歇了。但令老刘颇感意外的是，公司办公室主任却打来电话通知，他被返聘了。单位为了保障机关食堂蔬菜安全，租了两块菜地，让退休的老刘给单位种菜。老刘听了，心里不由得一沉。这时，老刘的手机“滴——”地响了一声，看了她的微信，老刘笑了。

小说 方阵

院子里的柿子树长出了兔耳朵大的嫩叶，小柿花羞答答地躲在绿叶里面，好像怕人似的。风轻吹来，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摸过饱经沧桑的脸，老刘心里感到一丝暖意。

老刘坐在柿子树下的石凳子上，仰着头，久久地凝视着那些隐在绿叶中莹白的柿花。老刘忽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这些柿花，娇小、脆弱，抑或隐忍、苦涩。

再有几个月，老刘就要退休了。老刘的单位是国企，他一直担任公司技术员，在技术部工作。老刘工作细致认真，他负责的工作从来没出过问题。他为人谨慎小心，对谁都很客气，从不跟人高声说话，用他老婆的话说，树上掉下来一片叶子都会把老刘砸死，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就是个窝囊废。所以老刘的老婆在十多年前就决绝地和老刘离了婚，孩子由老刘抚养。

干事干事，就是干死也没人搭理。单位的人就是这么“干事”。从参加工作到临近退休，老刘在单位一直就是个干事，职位上没有任何起色，偶尔当过几次先进，仅此而已。面对别人的看法和揣测，老刘一



商洛山

(总第2486期)

刊头摄影 李进

深切的怀念

李莹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年了。三年来，我们在无尽的哀痛中挣扎，父亲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浮现在眼前，即使梦里，父亲仍然是那样的慈祥温和，那样的亲切。

1934年，父亲出生在四皓隐居的丹凤商山脚下，一个有着千年耕读古风的小山村——李家湾。父亲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长大，参加工作后被分配到榆林，先是从政，后干新闻工作，从记者、编辑到主编。我们姐弟5人出生在榆林，由于父母工作顾及不到小家庭，我们一个个几岁就被送回老家，由祖父母养育成人。那时，一封封充满亲情的书信让我们激动无比，一次次探亲团聚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惊喜。

父亲40岁那年，他和母亲一起调回商洛。父亲担任地委副秘书长，后来又搞起了党史研究，带着工作团队，跑遍了地下党和红军战斗过的山林、沟畔，访问健在的英模、烈士至亲，发掘整理出许多带血的革命文物和史料，主编了25部党史、军史、现代革命史。因给辉煌的中共党史增添了一笔，父亲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国家和省、市专家的名录里。

父亲退休后，本应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他却说自己迎来了人生“第二春”。除了应邀参加党史方面的活动外，他又移情商洛特色文化研究，担任商山四皓研究会副会长。在手头日甚的情况下，他收集整理出600多首(篇)有关四皓的古诗文，撰写的几十篇四皓研究的论文见诸报刊。作为他的大女儿，他的孜孜以求令我既心疼又感动，我退休后也参与到父亲的研究当中，完成《商山四皓古诗文》的编辑出版，了却了父亲最后一个心愿。

2020年6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对家人说：“我困了，要早点休息。”谁知安然入睡后，却永远长眠了。儿孙及亲友悲痛欲绝，三呼不返。忙碌一生的父亲走得那样安详如梦，那样悄无声息。

父亲的人品如艺术品，做事非常认真。他一生不看脸，不求人，凡事尽力而为，努力做好。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记得一次父亲的两个朋友来到家里，求父亲给一位领导写个便信办个事，父亲就是不答应，在场几位亲戚看人家是从外省来的便帮腔让父亲写，他就是不写，只给送了两本书打发了事。我永远记着父亲生前的一句信条：人生在世，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大小不同的舞台上，都要从小角色、小事做起，努力当好多重角色。

父亲，请你和天国的母亲放心，你的谆谆教诲，会化作无穷力量，激励你的子孙像你那样做人做事，力争做到光明磊落、卓尔不群。

秋虫音乐会

白卫民

往日的宁静，藏在荷叶下，迫不及待地发出呱呱叫声。蜜蜂围着花朵嗡嗡作响，唱出了久违的情歌，不时冲上去给花蕊一个香吻，留下满嘴香甜。蝴蝶、蜻蜓不甘落后，他们在一起和着美妙的乐曲，迈着轻盈的舞步，在盛开的花朵上，在露出嫩嫩的荷尖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就连那些不讨人喜欢的蚊蝇，也不时发出嗡嗡声，总想参加这场音乐会。这些，大地的孩子，大自然音乐界的骄子们，它们抓住秋季这个最后时机，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塑造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和价值，天天演绎着一场又一场交响音乐会。

晚上，我移步郊外，立秋后的夜空，稍稍有点凉意。萤火虫又把大地的舞台早点亮了，这些大自然的“歌手”轮番登台献艺，纷纷拿出看家绝活，亮出最美的嗓音，唱出了最美的歌。它们不知疲倦，尽情为这个

季节歌唱，此起彼伏地把这场音乐会一次次推向高潮。

夜静了，荷花竖立在池塘中静静地欣赏，树叶牵拉着耳朵仍在聆听，草丛里的“歌手”们个个跃跃欲试，它们还在乐此不疲地演唱，直到吐出黎明的朝阳，唤醒沉睡的村庄，才又去准备下一场的演出。此情此景，将我瞬间拉回到七八十年代，我仿佛置身于院坝上，在老槐树下，一家老少枕着一轮明月，铺着一张凉席躺上面，望着万里星空，数着星星，聆听着大地舞台传来的天籁，偶尔也会听到蚊蝇那不和谐的音调，在这场天籁大合唱的陪伴下，慢慢进入了甜蜜的梦乡，直到迎来黎明的阳光。可惜这些场景现在只能留在梦中，留在儿时的记忆里。但是，这些会唱歌的秋虫们信守诺言，年年如约而至，哪怕没有一位听众，也总想唤醒这座沉寂多年的院子，用自己

的生命和老槐树一道守护着这座老宅。

每到这个季节的夜晚，美妙的音乐总是如期上演。虫儿们的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荡，如同一场场音乐协奏曲，更像是一首和生命赛跑的协奏曲。它们知道了这个季节，寒冷的冬天就会来到，虽生命短暂，也要让每一天的生活有声有色。直到生命最后那一刻，在这个自然界，虽然它们身影渺小，但我却看到了它们生命力的强大，也感受到了它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魅力和魄力。

立秋后的阳光，在温暖自然界万物和生灵的同时，也不断温暖着我的心房。伴随着每天渐行渐远的秋虫音乐会，更让我充满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季节，让我们一起和那些秋虫们尽情放飞自己的梦想，让这个音乐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妙的旋律。